



# 耆老的聲音是我底蘊的養分

The Voices of Elders are the Nourishment of My Foundation.

訪 | 張純昌 · 文 | 邱立仁 ·  
繪 | 陳宜楓



Alnag Nakahara 是我的現在，是我成長的地方，是我認識自己的地方，在部落裡生存的每個人、每個前輩、每個和我同年紀的每個每個人，都是一種感受，我可以感受到他們怎麼面對這個社會，有人會要小孩學族語，有些人覺得有工作就好，好好的生活。對我來說，部落就是屬於我的地方。

Q

## 2022年以〈外婆的 Bunun〉獲得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，當時激發你創作靈感的是什麼？

緣由是上了靜宜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碩班課程，「賽德克族生命禮俗」，那堂課聽到南投縣仁愛鄉眉溪部落的耆老 Awe Nawi 王蔡桂妹分享，她講了一個故事，讓我覺得應該把它寫下來。以前族人假如遺失東西，像是雞、牛，就會去找一個擅長尋物的族人協助尋找。她當時默默拿出一個小夾鏈袋，大概小指頭長的棒狀物，而那些族人使用的尋物用具，就叫 Bunun。耆老說那根棍子是她媽媽在使用的 Bunun，我被那已經快一百年的歷史所震驚，就決定寫下來。

A

Q

## 能夠刺激你寫作靈感的「媒材」有哪些？

對我來說的媒體，應該是耆老的聲音吧，聽他們說的故事，這幾年我得獎的作品都是我非非非常喜歡的，因為那些詩都有本，都是來自於某個耆老告訴我的故事，我每一次寫完一個作品，就會回去找他們。我的詩都來自於碩班學習過程中，與耆老的互動，那是我底蘊的養分。我也會讀一些白話的小詩，和一般人一樣。另外我也很喜歡聽長輩的對話，聽他們說話有時候肚子會很痛，因為怎麼會這麼好笑，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麼。有個耆老講話很特別，很有跳躍性。要怎麼跟你打個比方咧，那個耆老是六十幾歲的學長，不是我之前訪問的八十幾歲耆老。有一個學校舉辦的講座，那個週末排了整天的講座，他就指著這個辦活動的行政單位，「你們對不起上帝內」，因為禮拜六日要去彌撒，應該休息怎麼可以讓大家都這麼忙碌跑來學校呢。他只是很平常地講話，或是和另一個長輩一搭一唱，在旁邊聽他說話總會很開心，真的都不會難過內。

A

我平常也會聽我們賽德克族的歌，認真感受歌詞的意義。有耆老會教我們樂舞的歌曲，字面上的意思是這樣，在課堂上，一行話卻可以解釋十幾二十分鐘，他們根據不同年代的生活經驗去解釋，裡面的意涵都非常豐富。對我來說那就是創作的底蘊，我的土壤。

Q

## 你的靈感角落是？是你通常寫作的地點嗎？

關於她，我可以講三天三夜。我的部落叫 Alang Nakahara，是日文的中原的意思，原本還有另一個名字，通常都是別的部落對我們的稱呼，意思是貧瘠之地，但自己族人不會想提起，我們賽德克族是從霧社遷下來的，那會提醒我們那段遷下來的歷史。部落對我的意義非常大，他就是我自己的樣子，我們賽德克的样子，它會一直不斷流動，順著時代往前推，會一直改變。

關於我們遷下來的地方，這也可以講三天三夜。我們是從霧社 Paran 遷下來的部落，雖然我們曾住過，但只有爺爺奶奶居住過，而那是我們從哪裡來的地方，老人家住過的，那就是我們的家。當時間往後走其實沒有人會記得，那是歷史的傷痛，因為我們是被遷下來，不是主動的，我們還是要好好記住爺爺奶奶住的地方。Paran 是一個大的地名，爺爺住的是 Alang Tntana，奶奶住的是 Alang Cceka，我在跟著老聊天，提到他們住的地方，就可以知道是誰家的小孩，就可能是親戚，是自己人。記得自己怎麼來的很重要，對我們來說是很親近、很親密的。

我們是在 1940、1941 年遷下來的，因為日本人要蓋水壩，逼迫我們遷到現在的位置。隔壁清流部落則是因為霧社事件被遷下來的。

但我不會選擇那個地方作為我的角落，因為它是我們的過去，會提醒我們往後看，是我們從哪裡來的地方，但不是我的現在。Alang Nakahara 是我的現在，是我成長的地方，是我認識自己的地方，在部落裡生存的每個人、每個前輩、每個和我同年紀的每個每個人，都是一種感受，我可以感受到他們怎麼面對這個社會，有人會要小孩學族語，有些人覺得有工作就好，好好地生活。對我來說，部落就是屬於我的地方。

A

### 邱立仁

1996 年 1 月生。來自南投縣仁愛鄉中原部落，賽德克族德固達雅群。喜歡聽 rudan（長者）說故事，一起在故事裡迷路，在文字裡走出來。出不來，於是騎車、洗澡、睡眠。於 109 學年度就讀靜宜大學原住民族文化碩士學位學程一年級。曾獲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新詩組、臺灣文學獎創作獎。